

梁氏

飲冰室

藏書目錄

國立北平圖書館編



國立北平圖書館編

梁氏飲冰室
藏書目錄

余紹宋署

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 I P) 數據

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/國立北平圖書館編. —北京: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, 2005. 3

ISBN 7-5013-2771-8

I. 梁... II. 國... III. 私人藏書—圖書目錄—中國—近代 IV. Z842. 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 I P 數據核字 (2005) 第 008759 號

書名 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

著者 國立北平圖書館 編

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(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)

發行 (010)66126153 傳真 (010) 66174391

E-mail Btsfxb@nlc.gov.cn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

經銷 新華書店

印刷 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

開本 大 32 850 × 1168 毫米

印張 22

版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書號 ISBN 7-5013-2771-8/K · 1084

定價 96 圓

出版说明

梁啟超（一八七三—一九二九），字卓如，號任公，又號飲冰室主人，廣東新會縣人，是中國近代史上著述甚豐、影響極大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，從一八九六年主筆《時務報》開始嶄露頭角，活躍在歷史舞臺近四十年，以其多姿多彩的形象，久領風騷。他一生鍾情於政治，早年組織「公車上書」，參與戊戌變法；民國時期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，出任司法總長、幣制局總裁、財政總長等職。他一生致力於「新民」，在傳播西學、以新知識新思想啓迪國民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。他是晚清民國時期「輿論界之驕子」，從創辦《中外紀聞》到《改造》停刊，一生創辦和主編了十一家報刊。他是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者和現代學術的奠基者之一，對於「新史學」的貢獻，無人能相匹敵。他寫就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、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等著作，開拓了學術思想史、社會史、文獻學、文化史、民族宗教史、史學理論等全新的領域。他還是「小說界革命」、「詩界革命」、「文界革命」的發起者。他那「筆鋒常帶感情」的文章，更是不脛而走，一篇即出，全國爭誦，啓迪了連續幾代青年人。梁啟超一生「善變」，但不變的是他的學者本色，愛國情懷。他以文字報國近四十年，故胡適評價說，「近人詩」文字收功日，「全球革命時」，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。」

梁啓超一生筆耕不輟，以驚人的才華，淵博的學識，辛勤的努力，爲我們留下了一千餘萬字的思想文化遺產。其生前身後曾出版過多種文集，收集最豐的爲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年初版的《飲冰室合集》四十冊，卻也並非全編。

梁啓超文思敏捷，天賦極高，千言立就。但一千餘萬字的宏富著述，恐怕與天賦無關。據他的學生回憶，新月社有一次請梁啓超講述《桃花扇》傳奇，他『熱情如火，便以其流利的「廣東官話」，滔滔不絕』將《桃花扇》作者的歷史、時代背景以及該書在戲曲文學上的價值，加以詳盡透闢的解釋與分析。最後並朗誦其中最動人的幾首填詞。此後某日，學生到梁啓超的書房，發現『其書齋案頭放有精本《桃花扇》一冊，凡警句妙詞均經先生親加朱紅圈點，且作有許多警惕的頂批與注解。』據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集部詞曲類著錄，梁啓超曾經手批《桃花扇》一書，并著有《〈桃花扇〉注》傳世，從而印證此事不虛。梁啓超也曾對學生講，『我們讀一部名著，看見他徵引那麼繁博，分析那麼細密，動輒伸着舌頭說道：『這個人不知有多大記憶力，記得許多東西，這是他的特別天才，我們學不了。其實那裏有這回事。好記性的人不見得便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比較』的倒是記性不甚好，你所看見者是他發表出來的成果，不知他這成果原是從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』。這番話當是梁啓超讀書治學體會的夫子自道。

「學也者，非可以向壁而造，捕風而談也。則必讀書，則必多讀書」；「苟能多讀，自能屬文」。正如梁啟超自己所說，他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，是終生不倦的勤奮博覽、長期持久的讀書積累的結晶。他的思想和學術的每一個進步，無不得之於書。早年以「書癡」而聞名的梁啟超，少年家貧無書可讀，只有《史記》、《綱鑑易知錄》兩書，故讀之極熟，《史記》一書至三十歲時還能背誦。獲贈《漢書》及《古文辭類纂》，大喜過望，「讀之卒業」。十一歲時「得張南皮《輜軒語》、《書目答問》，歸而讀之，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者。」一八九〇年入京參加會試，歸途中在上海購得由道光年間徐繼畲編撰的記述外國歷史、地理的《瀛寰志略》，「始知有五大洲各國」。在萬木草堂學習期間，草堂「有書藏」，康有為「自出其累代藏書置焉」。梁啟超始有機會飽讀中國歷史古籍及西洋文獻，得以直窺「學」之門徑，奠定一生事業學問的基礎。一八九五年梁啟超與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，在北京組織強學會，強學會中「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」，梁啟超「得以餘日瀏覽之，爾後益斐然有述作之志」。風行一時的名篇《變法通議》、《西學書目表》即是閱讀西書的成果。戊戌變法失敗後，梁啟超流亡日本，「肆日本之文，讀日本之書」，「思想為之一變」，著《新史學》及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》，「多以日人所著為藍本」，在當時普遍缺乏西學知識的「知識饑荒」時代，自然產生出極大的影響力。

梁啟超學問欲極強，讀書著述幾近癡迷，往往「徹夜不睡」，甚至「病中一離書卷，遽如胡孫失樹」。一九二八年在病中著述《辛稼軒年譜》，「一切不聞不見，唯摘讀著述

之病，殊不能減」。一代大師的絕筆，正是這部未竟的《辛稼軒年譜》。爲着這項研究，他尋得新書喜欲狂，便攜書出院，堅持著述，以至沉痾不起。梁啓超有一座右銘：「戰士死於沙場，學者死於講座」，他以生命彰顯了學者本色。

「腹中貯書一萬卷」的梁啓超，廣泛閱讀書籍，從而具備廣博的知識和極強的別擇能力，爲文時自然能夠旁徵博引，下筆千言。一九〇二年辦《新民叢報》時，「每作輒數萬言，十數萬言，常手稿笑付門弟子輩曰：『汝輩玩了兩日，吾乃成書一本，吾睡覺去矣』」；在南開大學講中國歷史研究法，「上下五千年，南北東西一萬里，三墳五典、八索九丘，二十四史，兩通鑒，十通，五記事本末，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圖書集成》，難以數計的詩集、文集、筆記、傳記、碑志，被他順手拈來」。一九二〇年，歐遊歸來，除在清華、南開、東南大學等學校任課及在各地巡迴演講外，全力於著述，兩年半的時間，著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、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等總計近百萬字。一九二四年清代學者戴震誕辰二百年紀念會前，一晝夜撰成《戴東原先生傳》；《戴東原哲學》則是接連三十四小時不睡覺趕成的。

書籍「是學問主要的資料」，這是學者梁啓超的經驗談。他得益於書籍者，一是讀書的興趣，二是讀書的得法。梁啓超信仰「趣味主義」，書籍是他「愉快的伴侶」。他認爲，「必須養成讀書習慣才能嘗着讀書趣味。人生一世的讀書習慣，出了學校門限，已經鐵鑄成了。所以在學校中不讀課外書以養成自己自動的讀書習慣，這個人簡直是自

己剝奪自己終身的幸福」。『讀書莫要於筆記』，梁啓超的讀書方法，乃「極笨極陳舊」的方法，即抄錄或筆記。梁啓超的閱讀範圍極廣，特別提倡「每日所讀之書，最好分兩類，一類是精熟的，一類是涉覽的，因為我們一面要養成讀書心細的習慣，一面要養成讀書眼快的習慣」。他曾自我檢討說，「吾學病愛博，是用淺且蕪，尤病在無恒，有獲旋失諸。」事實上，恰是廣泛而專注的閱讀，正確的讀書方法，數十年如一日的讀書習慣，成就了梁啓超『世界第一之博學家』的學術地位和不平凡的一生，造成了他『普遍的，無遠不屈的，無地不深入的，無人不受到的』的影響與勢力。

梁啓超一生眼中無書，手中無筆之日絕少。他讀書、著書，更積極從事編輯翻譯，致力於圖書出版、傳播、普及文化。一八九七年，梁啓超主持輯成《西政叢書》三十二種，由慎記書莊出版，內容分爲史志、官制、學制、公法、農政、工政、商政、兵政等八門，爲當時討論西洋政事的切要之書。一八九八年百日維新期間，他主持大同譯書局，印出《經世文新編》、《俄皇大彼得變政考》、《日本書目志》、《中西學門徑》等『邦人新著之書』以及《英人強賣鴉片記》、《大同合邦新義》、《意大利俠士傳》等譯著，爲國人瞭解世界、認識時局提供了資料。一九〇二—一九〇七年主辦《新民叢報》，一九〇一—一九一五年主持廣智書局，組織翻譯出版了《世界近世史》等日本社會科學讀物以及《通俗時局鑒叢書》、《史學小叢書》等普及性叢書。一九二〇年發起成立共學社，『以淺近簡明』爲標準選譯出版時代、教育、經濟、通俗、文學、科學、哲學、哲人筆記、史學、

俄羅斯文學等十類叢書，總計一百餘種。一九二三年，發起創辦文化學院於天津，計劃整理、翻譯古籍，編定國史、國文及人生哲學等教本。

二

梁啓超學貫中西，博洽多識，其借助於藏書豐富者最大。傳統藏書家恪守『鬻書借人爲不孝』的祖訓。而梁啓超一生致力於開民智，致力於學術文化的傳播，以圖書爲『天下之公器』，是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倡導者和實踐者。故在去世之前，口頭遺囑以數十年節衣縮食積聚之書，不私子孫而公諸社會，永久寄存於他曾經苦心經營創始的北平圖書館。

梁啓超『年十三，始有志於學，欲購一潮州刻本之《漢書》而力不逮，乃輒轉請托以假諸邑之薄有藏書者，始得一睹。成童以還，欲讀西學各書，以中國譯出者，不過區區二百餘種，而數年之力，卒不能盡購。洎乙未在京師強學會中，乃始獲遍讀焉。至於今日，而《續三通》、《皇朝三通》、《大清會典》等，至通行易得之書，猶未能自置十百之一。恃一瓶之誼，乞諸友朋而已』。及至晚年，梁啓超在天津飲冰室已積儲起規模宏大的藏書。有感於自己早年覓書之苦，『他不像唐朝李泌的父親「誠子孫不許將藏書出門」，他對學生們卻特許自由閱覽，即珍本孤本亦聽借出。』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，梁啓超去世。梁氏後人遵其遺囑，於一九三〇年二月將飲冰室藏書正式移交給北平圖書館，

「以供衆覽」。

飲冰室全部藏書刻本、抄本共三千四百七十種，四萬一千八百一十九冊，此外尚有金石墨本及手稿、私人信劄等。一九三一年六月，國立北平圖書館新館落成之日，特辟梁氏紀念室，陳列其生平所用書桌、文具，四壁置金石書畫以資紀念。時任北平圖書館館長的袁守和「欲永其傳也，乃屬其館員編纂『藏書目錄』，於一九三三年編排出版。梁啓超於「戊戌去國之際，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」，因此這個藏書目錄，當是梁氏戊戌以後所聚之書。

從《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》來看，梁啓超的藏書至少有以下四個特點：

第一，「但期切於實用，不必求其精槩」。近代藏書，嗜宋元之風尤盛，尚古重精，對於普通版本或有關時局、科學的書籍，更不看重。梁啓超爲近代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的倡導者，對那些不審書籍內容是否切於實用、「斤斤於鐫刻之精粗，傳本之多寡」的「骨董家」頗不屑。是故飲冰室藏書，不求善本，大部分是清及民國版本，間有少量的明刻本，且多爲清末民初出版的有關中國時局和科學書籍。可見其目的不在「爲私家增飾美譽」，而在於以書爲「善群之具」，與以珍本、秘抄、精校等爲收藏標準的藏書傳統迥然不同，體現了近代圖書館事業公共藏書的追求。

第二，「普博周悉」，「細巨賅備」，兼取新舊中外，尤以日文書爲多。與經世致用的藏書原則相一致，飲冰室藏書廣集中西有用之書，「上自典冊高文，下逮百家諸子，旁及

東瀛海外之書」，甚至《廣西常備軍步隊第一標規程》一類抄本小冊子，無不殫力搜集。梁啟超一生手不釋卷，無論是儒家經典，老墨諸子，佛教經論，還是四史及唐宋八大家，明清著述，乃至東西名著，皆廣泛涉獵。僅就集部來說，《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》所收即有八十八頁。「附錄二」著錄的日文書就有三百二十餘種，五百多冊。「集部別集類」還收有九部朝鮮人和四部日本人的文集。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學習日文，閱讀日籍。「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，廣求智識於寰宇，其所譯所著有之書，不下數千種。」梁啟超發表於《新民叢報》中產生巨大「魔力」的文章，皆可以說是受了東籍的感應力的產品。

第三，具有利用藏書讀書治學的藏書文化特色。梁氏以學者始，以學者終，其學術成就的取得與其藏書的廣博和查考、參閱的便利分不開。在天津飲冰室，負責管理書籍的是梁啟超的族侄梁廷燦，每當梁氏撰文寫稿，徵集資料的時候，梁廷燦便「有求必應」，「歷歷不爽」。在此以前，梁氏的大女兒梁思順曾因梁氏著述所需資料，多由她代為搜集，特別如《歐洲戰役史論》，在十天之內即脫稿成書，其原因即在於此。梁啟超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佛學、先秦諸子、清代學術思想、史學四個領域，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以此四類書籍較為集中，真切體現出他對於飲冰室度藏的充分利用。

梁啟超於史學興味尤濃，用力最勤，著作亦最為宏富。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以史部居多，約有九十種。其中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的不同版本即有二十餘種，其他諸史的本子

也不止一部；梁啓超一向推崇墨子，曾著《墨子學案》、《墨經校釋》、《子墨子學說》等。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於先秦諸子著錄最多的即《墨子》，共十二部，其中僅《墨子閒詁》就有五部。

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子部共六十七頁，其中四十二頁爲釋家書目，約有五百多部書。在日文書中，也有近百種佛學書籍，其中包括日本翻刻本《大藏經》二千零九十四冊，《和譯大藏經》一百一十六冊。梁啓超的佛學造詣頗深，從萬木草堂讀書時即與陳千秋「治周秦諸子及佛典」，後與夏曾佑、譚嗣同共治佛學，讀大乘經典。晚年撰寫《中國佛教史》，引證圖書極多，包括一些西方作者特別是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，體現出他對於佛理及佛教歷史的熟悉程度，也體現出他閱讀範圍的廣泛。受日本學者影響最深的是《大乘起信論考證》。該文發表於《東方雜誌》，張元濟稱此書「可爲習是學之鑰矣」。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著錄《大乘起信論》五部，相關的註疏、別記類書十一部，《大乘起信論》的日文版本也有三部。另外，梁啓超曾在《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》中向清華學生大力推薦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一書。據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著錄，梁氏曾批校此書，並題有「玄奘爲第一位留學生，爲大思想家，讀之可以增長志氣」的跋語。因爲研究佛教，梁啓超與學生輩的梁漱溟交往甚密。可能由於這個緣故，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著錄不多的「五四」以後的作者中即有梁漱溟與其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。

第四，舊藏、贈書頗多。收集前人舊藏，是歷代藏書家的傳統。飲冰室藏書中舊藏

頗豐。如「史部別史類」的《路史》（宋羅泌撰），乃乾嘉時期考據名家惠棟的舊藏，每冊都有惠棟的名字小印，全部圈點，且有手批一百六十條，校補文字十三處。梁啟超十分推崇廣州菊坡精舍的山長陳澧，自稱是陳氏私淑弟子，曾向清華學校的學生推薦閱讀其《東塾讀書記》。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「子部雜家類」著錄的《夢溪筆談》即陳澧舊藏，梁啟超視該書「至足寶也」；「集部詞曲類」的《絕妙好詞箋》（宋周密編）則為陳澧早年評點之本，故梁氏得之而「深足幸也。」

飲冰室藏書中，還有不少贈書。在東南大學講學期間，梁啟超曾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學習，聽歐陽竟無講唯識宗，頗有心得。歐陽竟無曾說，「唯識之學，以吾口授，而任公之筆足以達之」。飲冰室有些佛學藏書即為歐陽所贈。如子部釋家類《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真實品》（歐陽漸彙輯）、《解深密經疏》（唐釋圓測撰）等等。梁啟超還在《解深密經疏》題有「除夕竟翁寄到此本，實饋歲之良品也」。

強調實用與著錄的嚴謹是編製各類目錄的前提。《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》著錄的中文和日本書籍，按照四庫分類法，分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各部以類相從，叢刻書籍別為叢書部，朝鮮、日本各家撰述殿其類之末，民國期間出版的書籍及日文書籍附錄編末；按照撰述者年代的次序，著錄各書卷數、撰述者時代、姓名、版本、冊數；在最後附有書名索引，便於檢索；凡是有梁啟超題記跋識的書，將其題記跋識錄於原書目之下，對於梁啟超批校的書，也加以注明。粗略統計，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在近八十種書目下

著錄有梁氏題跋識，且大多為《飲冰室合集》所未收。這些文字，是閱讀過程中的即時心得，是治學歷程中靈感的即時記錄，不僅保存了不少有用的資料，也反映出梁啟超的收藏意圖、特點及其讀書治學的傾向、對閱讀對象的熟諳，可作為《飲冰室合集》的補充。從有些贈書的題記，或許還可以進一步瞭解梁啟超的師友關係和學術交往；有些題跋文字，頗具學術價值。如『史部金石類』的葉昌熾撰《語石》一書的跋語，將清乾嘉以降的金石學分為五派：「即王蘭泉、孫源如輩廣搜碑目，考存佚源流，此一派也；錢竹汀、阮雲台輩專事考釋，以補翼經史，此又一派也；翁覃谿、包慎伯輩，特詳書勢，此又一派也。近人有韻校存碑浮畫石痕，別拓本之古近者，亦一派；不講書勢，專論屬文義例者，亦一派也。此書專博不及諸家，而頗萃諸家之成。獨出己意，有近世科學之精神，可以名世矣。」這可以稱得上是對於乾嘉以來金石學發展的小結，從中可以窺視近代學術文化演變源流、榮枯興替之一斑。諸如此類，與其他史實互相發明，後學既可細細品味梁啟超購置圖書的苦心孤詣，亦可借此獲得啟迪乃至普遍意義上的治學思路。

此外，《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》還可為梁啟超研究提供新的視角。如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子部小說家類，只收十九部，章回小說則只有清刻本的《水滸傳》、《儒林外史》兩種。梁啟超是『小說界革命』的倡導者，對小說很重視。一九〇二年在《新民叢報》開闢小說專欄，同時在橫濱創辦了我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以刊登小說為主的刊物——《新

小說》月報。他還在《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》中闡述小說對人們有「薰」、「浸」、「刺」、「提」四種「不可思議之力」，爲「文學之最上乘」。並提出：「今日欲改良群治，必小說界革命始；欲新民，必自新小說始。」他的小說理論糾正了輕視小說的社會心理，推動了晚清小說的繁榮。在一九二〇年著成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中，梁啓超認爲，清代小說以《紅樓夢》「隻立千古」。但到一九二三年撰《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》，則說「苟非欲作文學專家，則無專讀小說之必要」。因此，有學者對梁啓超明明讀過《紅樓夢》等書，飲冰室藏書卻未收而深感疑惑（參見金性堯先生：《飲冰室藏書目錄》、《讀書》一九九六年第八期）。諸如此類，或可引起讀者深入探究的興致。

總之，《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》基本上反映了梁氏藏書和閱讀的概貌以及他立足於斯的學術化境，對於梁啓超和近代史研究，是一份有用的遺產。藏書目錄的作用在於「驗存佚、辨真偽、校異同」。而影印圖書「有裨於後學之考訂，與夫補亡收佚」。一九三三年北平圖書館版的《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》爲鉛印線裝，共四冊。此次我們將其影印出版，希望給研究梁啓超及治近代學術文化史、出版史、文獻學者提供一些方便，同時對廣大文史愛好者瞭解一代大師的閱讀經歷及治學趣味，也會有所幫助。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古籍影印編輯室

二〇〇五年一月

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

民國二十二年十月
國立北平圖書館印